

# 嘉德 讲堂

第二辑

寇勤 主编

郎绍君

石守谦

尹光华等

著



非外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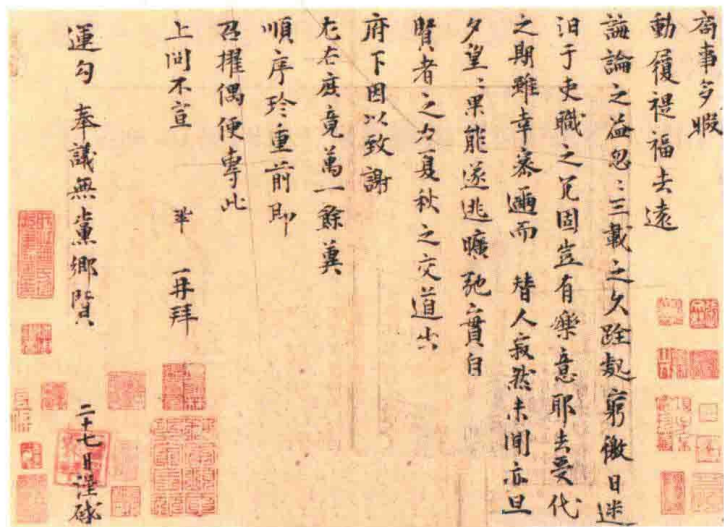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书局

# 嘉德讲堂

第二辑

主编 寇勤

郎绍君 石守谦 尹光华等 著



中华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嘉德讲堂·第二辑/寇勤主编;郎绍君等著. —北京:  
中华书局,2018.9

ISBN 978-7-101-13113-0

I. 嘉… II. ①寇…②郎… III. 绘画评论-文集  
IV. J2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0963号

- 
- |      |  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 | 嘉德讲堂·第二辑  |
| 主 编  | 寇 勤   |
| 著 者  | 郎绍君 石守谦 尹光华等  |
| 责任编辑 | 陈 洁 孙永娟  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<br>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<br><a href="http://www.zhbc.com.cn">http://www.zhbc.com.cn</a><br>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|
| 版 次  |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<br>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|
| 规 格  |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<br>印张6 $\frac{7}{8}$ 字数200千字   |
| 印 数  | 1-3000册  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3113-0  |
| 定 价  | 42.00元  |
-

香江一景



嘉德讲堂

主編  
寇勤

# 目录

- 曾巩《局事帖》初考 ①尹光华 001
- 雪景山水的黄金时代 ①黄小峰 021
- 读宋克临《急就章》册页及卓定谋等八家跋 ①朱天曙 044
- 对18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新理解 ①石守谦 065
- 傅抱石《山鬼》释读 ①万新华 098
- 耳顺重读溥心畲 ①萨本介 116
- “五四”与美术 ①郎绍君 133
- 书画鉴藏三题——致新藏家 ①杨丹霞 146
- 漫话殷墟甲骨文 ①刘一曼 166
- 清代帝后印玺的鉴赏与收藏 ①郭福祥 202

# 曾巩《局事帖》初考

尹光华

曾巩，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杰出人物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生而警敏，读书数百言，脱口辄诵，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，锐意进取，据仁依德，务为经世之学。其为文，浸漫汉唐，砥砺欧（阳修）王（安石），开阖驰骋，言近旨远，在文风极盛，群星灿烂的北宋中晚期大时代中，如云表奇峰卓然崛起。受到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等的推重赞誉，虽穷阎绝徼之人，得其文手抄口诵，唯恐不及，影响极为深广。但其身后，却遗墨渺然，连他的推崇者、《年谱》编写者朱熹也叹曰：“今五十年，乃得见其遗墨”（《宋代序跋全编·跋曾南丰帖》）。

幸天助贤者，神物护持，他的一封书信，迭经千百年人间沧桑，经历代有识者的鉴定递藏，居然尚能保存在天

壤之间，使我们这些晚生后学，犹得一睹其风韵神采。它就是选录于《唐宋八大家全集》的曾巩《局事帖》。

内容如下：“局事多暇，动履褊福。去远海论之益，忽忽三载之久。跼处穷微，日迷汨于吏职之冗，固岂有乐意耶？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，而替人寂然未闻，亦旦夕望望。果能遂逃旷弛，实自贤者之力。夏秋之交，道出府下，因以致谢左右，庶竟万一。余冀顺序珍重，前即召擢。偶便专此上问，不宣。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。二十七日。谨启。”

曾巩生活的年代，距我们将近一千年。要解读此信的内容，明白其所求、所望，以及在何时、何地、何种心境下写了这一书札，了解他的生平行状是很有必要的。



宋 曾巩

局事帖

纸本

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

成交价：RMB 207,000,000



曾巩，字子固，北宋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）生于江西南丰的一个数代宦宦、书香门第之家，从小就受到家庭文明的沾溉，有不同凡响的才华与进取精神。青年时两次落第，却有幸投身文坛巨匠欧阳修门下，极受老师的赏识，并以此夸耀于人：“过吾门者百千人，独于得生为喜。”（《曾巩集·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）得老师的指导，他勤奋精进，名倾一时，有“雷动风兴，声薄于天”（《曾巩资料汇编》）之誉，妇孺皆能道其姓名。
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三十九岁的曾巩考中进士，次年被任命为太平州（今属安徽）司法参军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经欧阳修保举返京，迁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，兼判官告院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曾巩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自请外放，出为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通判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改知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六月徙知襄州（今湖北襄樊）。熙宁八年（1075）底知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。熙宁十年（1077）加授直龙图阁，移知福州。元丰元年（1078）冬末奉诏知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，仅五个月，又徙知亳州（今属安徽）。元丰三年（1080）又奉命移知州沧州（今属河北），在赴任途经开封时被神宗召见，始受到赏识而留判三班院，终于结束了十二年的宦游生涯。十二年间，他虽徙居无常，转任大江南北，但所到之处，体恤民瘼，政绩斐然。元丰四年（1081），他奉敕充国史馆修撰，管勾编修院。元丰五年

(1082)，擢拜中书舍人，九月丁母忧而罢，次年曾巩持母丧过金陵而获病去世。

知曾巩一生之梗概，现在我们可以来读《局事帖》了。统观全篇，可以知道这是给“无党乡贤”的一封信。“局事多暇，动履褫福”是复述对方告知的近况并给予祝福。“多暇”是北宋晚期官场人浮于事的实况，也是曾巩多年思考，并终于在他回京后两次向神宗进言要裁减官员，提出可罢者罢之，可损者损之的原由。在这封信中，他重复无党的话，目的是借以与自己“日迷汨于吏职之冗”作对比，婉转地表示对无党清闲生活的羡慕，是文章的需要。弄明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牵涉到曾巩行踪的考定，牵涉到本札书写的年代。在余冠英、启功等主编的《唐宋八大家全集》中，《局事帖》首句“局事多暇，动履褫福”，前用逗号，后用句号，可见他们也将此句断为对无党近况及祝福的描述。反之，如“局事多暇”是指曾巩自己，那么与后文“日迷汨于吏职之冗”就显然有矛盾了，“多暇”的“局事”，显然不是曾巩写这封信时的生活状态，也显然，考证此札的写作年代，不能着眼于曾巩任职“史局”的时间段上。第二句“去远海论之益，忽忽三载之久”是说与无党最后一次见面，听他有益的议论已经三年过去了。一个“远”字，既指时间，也指距离，他们二人不在一个城市，见面并不容易。“跼处穷微，日迷汨于吏职之冗，固岂有乐意耶”，指自己被外放于偏僻

的他乡，整天埋没于繁忙的官场事务，哪里有什么快乐啊。“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迹，而替人寂然未闻，亦旦夕望望”，说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，但接替我的官员却一点没有消息，早晚都在等待着。“果能遂逃旷弛，实自贤者之力”，如果能离开这旷日持久的外放，当然是出自贤者的帮助。“夏秋之交，道出府下，因以致谢左右，庶竟万一”，夏秋之交，将便道来府上当面致谢，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于万一。“余冀顺序珍重，前即召擢”，希望你多多保重，并早日得到升迁的机会。

信不长，提供的信息却不少。

第一，它明确告诉我们曾巩当时是在外放的任上。

“旷弛”二字，说明外放已久。前面一个“逃”字，活现了他急切希望改变外放现状的心情。

第二，他感谢“无党乡贤”的帮助。是怎样的帮助？曾巩没有明说，也不便明说。无党乡贤官职很小，曾巩不可能请托他办调职回京的大事。他们已三年没有见面了，三年间这还是第一次通信。因此从时间上说，也没有托他办事的可能。不过，对曾巩长时间放外，很多人为他惋惜，为他不平，人皆为公慊然。无党出手帮忙，应该是主动的。或许有人会说：无党官职卑微，只是一个八品奉议，有这个能力吗？要知道，能够帮上忙的未必是高官。何况，在未可明说的情况下，此处所谓的“贤者”，并非一定指无党，也可能是他的亲友师长。无党或许为此传递

了一个事有转机的消息。对于行将第七次迁移的曾巩来说，自然会倍感欣慰，并为之感激不尽。不管怎样，札中所说的“贤者之力”，及“果能遂逃旷弛”的希望却奇迹般的发生。此信发出不到一个月，神宗就接见了曾巩，并大为赏识，还道出了十二年不得回归的玄机：“以卿才学，宜为众所忌也。”（《曾巩集·行状》）劳问甚宠，立即起用，留判三班院，真的实现了回京的愿望，连沧州也不用去了。

第三，很多人曾为曾巩长期放外表示谦然，而曾巩自己呢？他弟弟曾肇在曾巩《行状》中说“公处之自若也”。（《曾巩集·行状》）其实并非如此。曾巩当年是怀着天真的想法出京的，他认为文章学问有过人者，宜在天子左右与访问，任献纳，朝廷觉察你真是个贤者，自然会召你回京，不会久于外也。他想不到党争会愈演愈烈，并发展为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文字狱，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被列入一份“黑名单”而公之于众。他请贰外藩，想用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治国家、天下之道。在越州任上，他以民为本，而州赖以治。调任齐州后，还向皇上表达了安心地方政治的忠心：“臣心系北辰，身靡东土。”（《曾巩集·贺熙宁四年明堂礼毕大赦表》）敢不深究土风，详求气序，躬劝农桑之业，辅成坏治之仁。他带着百姓建水闸、疏河道、造桥梁、惩恶霸，不到一年，“春风随我来，扫尽冰雪顽”（《曾巩集·西湖二月二十日》）“陇上雨余看麦秀，桑间日永问蚕眠”（《曾巩集·到郡一年》）。人民

安居乐业，他受到百姓爱戴。曾巩对自己的政绩和生活也很满意，对齐州、越州等处还有着留恋之情：“只恐再期官满去，每来湖岸合留连。”（《曾巩集·到郡一年》）他意气风发，眼前光明，既没有“日迷汨于吏职之冗”的烦恼，更未见“遂逃旷弛”的诉求。随着岁月老去，他已成了齿发凋零的老人，但仍在年复一年的迁徙，甚至一年二迁，他开始发现当权者对自己的疑忌和排斥。于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不断在各种奏章及给执政者写的书状中描述这种迁移，提醒朝廷自己已经外放了多少时日，提醒他们自己有一个年近九旬的老母需要照顾。他不断请求皇上召见，多次希望调回京师，即使当个不碍事的闲慢曹局差遣，皆不允。他退而求其次，或引之近畿，属以一郡，使谐其就养之心，慰其高年之母，亦不能答应。就连要求顺道进京接母亲同住也不可。他终于不满了，甚至还有“抗命”之举：当朝廷将他从洪州调任福州时，他辞不往，还因迁延之官被罚俸，他不胜彷徨苦恼，直接给执政上书：“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。”（《曾巩集·福州上执政书》）考察这么久，没完没了吗？这种怨忧还发之于诗：“羁游事事情怀恶，贫病年年故旧疏。”（《曾巩集·羁游》）“遘穷万里飘萍内，到此登临更几回？”（《曾巩集·浮云楼和赵赧》）更有一首诗这样写道：“蛮荆人事几推移，旧国兴亡欲问谁？郑袖风流今已尽，屈原辞赋世空悲。深山大泽成千古，暮雨朝云又一时。落日西楼凭栏

久，闲愁唯有此心知。”（《曾巩集·晚望》）清初学者何焯早就指出曾巩在诗中自比屈原，还隐晦地批评神宗“所任非贤，身遭放弃也”（《义门读书记·元丰类稿》）。而这种境遇、牢骚，不也隐约可见于《局事帖》中吗？

《局事帖》纸短意长，内容丰富，其字里行间流露的信息，还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一书札书写日期之谜。本信末行受信人的称呼是这样的：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。”“运勾”“奉议”是曾巩同乡无党的官职。而“奉议”这一官名，因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，从太平兴国元年（976）起改称“奉直郎”，直至元丰三年（1080）九月官阶改制，才恢复这一官名。此前一百余年，没有奉议郎之称。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，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，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，赐对延和殿，并结束了外放生涯。因此，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、十月间。由于信末已写明“二十七日谨启”，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“二十七日”，即九月二十七日，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。这时，曾巩已经六十二岁，来日无多（三年后他便去世了），当初与访问，任献纳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责任感越来越迫切（这是有他回京后的作为可以证实的）。而此时，他又奉敕要移知沧州了，因此《局事帖》中急于改变现状的焦灼心态就更不难理解了。

本札包括上款、日期，不过一百二十四字，然叙事不少，内蕴丰富。从起首的平静致意，至自述近况后的

沉郁苍凉，再至要远离“穷微”的急迫，最后又理性地表达感谢。文字畅达，一波三折却又干净利落，与他晚年的文风同出一辙。类似的文字、类似的情境，在他的“上章”“书状”及其诗文中也屡屡出现。他在回京不久给神宗上的《乞登对状》中对十二年迁播有如此描述：

“地穷势绝（《局事帖》称之为“穷微”），不敢期于自通。……陛下聪明睿智……收臣于滞涸（《局事帖》称之为“旷弛”）。”（《曾巩集·乞登对状》）返京升职了，别人祝贺他，曾巩这样回信：“差池一纪，久流落于风波，推徙七州，寝沉迷于簿领（《局事帖》之谓“日迷汨于吏职之冗”）。”（《曾巩集·回人贺授史馆修撰状》）均与本札描写一统，词语相似。再看一封他在外放时收到朋友问候后的回函：“敢期眷与，特赐诲存（《局事帖》称为“诲论”）……其为感激，但切铭藏。”（《曾巩集·福州回曾侍中状》）把一封问候信称之为“特赐诲存”，可见，患难之中，即使简单的问安，也足以让曾巩“铭藏”于心。更何况无党乡贤可能给他带来了好的消息，带来了希望呢？

看来，余冠英、周振甫、启功、傅璇琮等前辈学者在主编《唐宋八大家全集》时，将《局事帖》作为曾巩的一篇佚文收入其文集中，确实有深见卓识——不愧对前贤怀着温情，他们也尊重历史，这是前辈大家留给我们的启示。

铃盖在“二十七日谨启”上的一方印章，是“曾巩再

拜”四字朱文方印，小篆，四字离开边框都有一定距离，是宋印的特点。用水印，淡而不匀，印色多的地方有晕化的现象，皆与元以后的油印不同。宋人在书札上盖印不常见，但绝不是孤例。《石渠宝笈》著录，今藏台北“故

慶瓊首啓闊遠  
清軌日益以久第企鄉之心時至  
左右辱  
教伏承  
開存之初  
台候萬福感慰空喻歲晏  
叅對未期惟冀  
調護寢興以副  
眷倚之重謹奉啓不宣慶再拜  
知府妾松左丞資政

宋 王岩叟  
岁晏帖

纸本 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  
“岩叟”钤于日期上

某啓數日前遣使持書  
啓載之下輒述  
行躬光臨榮境計日通達  
皆直未審  
尊懷如何忽然一來殊為佳事  
病軀不常得安多緣飲食而  
致山羊混而無味難食不過三  
兩魚鷺安食便作痰疾以此氣  
力不強日久必須習慣今未調適  
可以家書并油物多藏以  
謹奉手啓上聞不宣家上  
賓客七兄執事  
謹空  
八月五日

宋 蔡襄  
持书诗帖

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 
“蔡”字橢圓印钤在日期上



宫博物院”的《宋人法书册》中王岩叟《岁晏帖》上“岩叟”印，林希《武林帖》上“希”字椭圆印，钱勰（字穆父）《知郡帖》上“穆”字印，及同为《石渠宝笈》著录，台北所藏王巩《安国执事帖》上“王巩之印”，今藏故宫博物院的蔡襄《持书诗帖》上“蔡”字椭圆印，皆朱文水印，都盖在日期上，看来这也是当时书札铃印的一种习惯。不过也有特例，如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徐梦莘《致安国赞善帖》所铃鼎形印，程元凤一札“元凤”印则盖在款字上，就反倒少见。

说起书写格式，宋人写信，常见的开头起首总会写上“某启”“某顿首”等自报家门的字样。但不这样写而是直接开始正文，所见依旧不少。著名的米芾《寒光帖》《盛制帖》（皆藏故宫博物院），及蔡襄《癸卯重阳日帖》（今藏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），都是流传有绪的名迹，和曾巩《局事帖》一样，都直接写正文而不书抬头。



宋 米芾

寒光帖

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

不写抬头，也常见于北宋人书札



宋 米芾

盛制帖

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

不写抬头，也常见于北宋人书札